

青春点击

# 你不说谎?

NI BU SHUO HUANG  
NI BU SHUO HUANG

张冠仁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# 你不说慌？！

张冠仁 著

海天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不说谎?! /张冠仁著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  
2001.2

(青春点击)

ISBN 7-80654-389-9

I. 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9485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丛书策划:薛亮

责任编辑:薛亮 封面设计:刘晖

责任技编:陈炯 责任校对:周红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7.25

字数:160千 印数:8001-13000册

定价:11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## 题 外 话

赵长天

放在面前的，又是一本高中生写的长篇小说。因为我主编着一本面向学生的文学月刊《萌芽》，出版社的朋友要我写篇序。其实，我是没有资格来为《你不说谎?!》这本书作序的，因为近来杂事太多，无法按照出版社的要求，在限定的时间里认真读完全书。这篇短文不是对这部长篇小说作出评价，而只是谈一些由此生发开去的想法。

过去我们向来是不提倡学生写长篇小说的，理由除了学生学业紧张外，还有学生“缺乏生活”。这实在没有道理。学生的生活难道就不是生活吗？我们一方面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去学校体验生活，一方面说身处学校的学生没有生活，“生活”的概念真是

模糊得很。


孩子最喜欢看的，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事情，是他们内心的苦恼和欢乐。最近连续出版了几部学生写的长篇，几乎部部畅销，大概就是因为贴近同龄人的心，让孩子们觉得亲切。我想同样，这本书也会获得某种成功。

张冠仁的小说构思很有特点，文字也相当机智。他让我们看到了表面上死气沉沉的中学生生活的多彩。即使成年人阅读，对于了解年轻人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2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生活环境，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风尚的痕迹，包括文学时尚的痕迹。近十年来受到推崇和得以流行的作家作品，从钱钟书、张爱玲、金庸，到三毛、王朔、王小波甚至大量流行歌曲的歌词，都在对学生的文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这种影响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，超出了语文课本的力量。这当然不能说是坏事，要让年轻人远离时尚是不可能的。只是在文学上有特殊天赋的少年必须意识到，如果想要真正成功，那就要和时尚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当然，现在对学生写作发生影响的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，甚至主要不是文学作品。电影、电视、互联网、电脑游戏、卡通漫画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文

你不说谎?!





字写作产生互动的作用。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这些影响，只是我们无法对由此而发生的变化作出责任的评估，因为这些领域对于成年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甚至是完全隔绝的。并且这些依托现代高科技的意识形态，由于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。我们完全不知道人类社会将会被这些东西带向何方。但是对于文学来讲，假如要保持它探索和展示人性奥秘的独特魅力，那就要保持它的独立性。任何东西的价值，都是建立在其独特性之上的。从事文学写作的人，对此，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。

以上所述，对张冠仁的小说而言，或许都是题外话了。



张冠仁，男，于1983年12月10日正午和孪生妹妹携手迈出人生第一步。历经17年雨打风吹摸爬滚打出落为现在的模样。目前在上海市实验学校高三(2)班挂号注册。也得过些奖，但大都是作为安慰性质的。平素为人不很老实，但还本份。天生自由，个性散漫，爱好不少，特长短缺，素恶无聊，但求有趣，打击呆板，扶持活泼。不拘小节不求甚解有得有失有益无害。

责任编辑 薛 亮  
封面设计 刘 晖  
责任技编 陈 炯  
标志设计 刘 晖

几位高中学生结成好朋友，在沉重的学习压力下，北桥抛弃了朦胧美妙的初恋，发奋读书成了好学生；秦蓝怀着无限的惆怅踏上了留学美利坚的航途；擅长电脑的“高手”不得已转学去读普通中专；而主人公张暮舟又在想些什么，他的未来将如何呢？

.....

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有趣的谎言。略有夸张甚至荒诞的叙述，表达的却是当代中学生对周围生活的真实思考与认真求索。问号代表思考的迷茫，叹号代表求索的勇气，也许你在其中会发现自己的影子。

ISBN 7-80654-389-9



9 787806 543894

ISBN 7-80654-389-9  
1·136 定价：11.00元





## 目 录

题外话 .....	赵长天 1
第一章 过去完成时 .....	1
第二章 北桥的自述 .....	32
第三章 家庭学校 .com .....	55
第四章 秦蓝的信和日记 .....	92
第五章 北京之行 .....	136
第六章 分班之后 .....	158
第七章 将来进行时 .....	191
第八章 结局或者开始 .....	218



## 第一章 过去完成时

在故事开始前，有必要申明一下我对故事的双层次理解：1. 发生过的旧事。2. 虚构的具有连贯性和情节性、为了某种目的而讲述的片断。当然如果你们有自己的理解，可以发 E-mail 给我，地址是张暮舟@fm365.com。谢谢，我如此热衷，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故事。

我也不知道日子竟然会这么狡猾，看它如此这般明目张胆调戏了我们一番之后，居然就扬长而去。我对世纪末曾经像小女生对大明星的仰望与憧憬，如今竟被它不知不觉拉到对面。毫无准备的我就这样面部僵硬地与它合了一张影，真是心有不甘，再怎么说都应该让我事先理理容姿，焕发精神。可是事实就这样残酷地对我耸耸肩，顶多再赔一个收费的 sorry。

所以若干年后，当别人问我千禧年怎么过的，我只能用傻笑敷衍。其实对千禧年的活动原本是有一些想法的，

只是日子这小子实在太不够仗义了，像一个笑嘻嘻的裁判收了对手的红包，所以在比赛开始前2秒才告诉身为选手的我比赛地点，而我即使以“西雅图超音速”赶过去，也只能看芝加哥公牛的颁奖仪式了。

12月31日，理应是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可硬有人跟这普天过不去，那天咱校补课，而且那老师的精神状态让人害怕。结束时，他还意犹未尽地布置了我们在这个世纪都完不成的作业。于是回到家，吾辈惟有愤笔疾书，先在数学、化学、物理的题海中尽情游泳，一会儿仰泳，一会儿自由泳，倒也不亦乐乎。游完上得岸来，抖擞精神，与语文、外语二贼捉对厮杀，直杀得昏天黑地，飞沙走石，脑空肚饿。而此二贼已有怯意，于是再鼓余勇，操起青龙偃月刀：“呔，二贼再来与本将军大战三百回合。”话音刚落，电话就响了，拎起，是秦蓝：“嗨，千禧年快乐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窗外一束很美丽的烟花升空了，我的脑子突然蹦出了《中学生语文强化训练》里67页的一道题：“《祝福》的开头提到烟花有什么作用？”当时我的心里回答是：“废话，过年不放烟花放油菜花啊？”而书面上的回答经过考虑和改良后：“通过烟花烘托过年的气氛。并以此来借喻祥林嫂生命之短暂。”而再一看答案是错的，答案曰：“这两次烟花的描写，作者的笔调是灰暗的，以此来表达群众对祥林嫂的漠不关心。”我想起来了，这道题我在测验中做过，当时写的是：“盖鲁迅认为祥林嫂生命如烟花般短暂。”本人还因此而小小得意了一下，以为前无古人了一回。谁知，发下来，一个硕大的红叉叉，把我的信心也叉掉了。语文老师许老太在讲评的时候把《强化》上的答案报了一遍，我当

2

你不说谎?!





时壮怀激烈了一下，反问老师：“这岂非微言大意耳？”老师微微而笑：“依汝之见，何哉？”吾朗声而诵，师又笑：“尔年未弱冠，出言自是偏激。如再有异议，课后再续，何如？”课后我真的傻乎乎去探讨了，她一看办公室里无人，便道：“这是大纲上的答案，不按大纲就没标准答案了。”“教学大纲怎么了，也是人编的，当然可能错了。”她柳眉倒竖：“尔等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岂敢质疑标准答案？标准答案如此高高在上，岂任尔信口雌黄？汝此言不过为标新立异耳。”吾悻悻然而归。

“喂，你还在听电话吗？”把那边的秦蓝给忘了。我赶忙赔不是：“听着呢。千禧年到了吗？”“没有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。你怎么回事？木头木脑的？”“对，对，脑子还没调过频道来。”之后是彼此间很有默契的沉默，剂量 100 克的，“我是不是打搅你了？”她的声音让我感到了听筒那边有些羞怯的表情。“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也正好需要换换脑子。”之后又是沉默，200 克的。我心里琢磨：“今天怎么了？欲言又止不是她的风格呀。我等到沉默的剂量超过气氛的最大饱和度后，开口了：“你今天是不是有……”“没有啊，外面天气不错啊，我心情也不错啊。”这番泄露给我的是：她当时的表情叫猛然一惊。

那天我们说了很多，从小时候想买个飞机模型讲到现在在想考一个好大学。即使我们明知道这些理想也许是永远停留在愿望的范畴里。但是，我想虽然读书夺走了我们很多，但这最后一点憧憬，它却是没奈何的。在电话里。秦蓝问我：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？我想唱歌！”“好啊，一起唱。唱什么？”“随便，想到什么唱什么。”唱到母

亲的眼神从电视遥控器那边跑过来干预了，我才挂下电话。

我看时间大概还有2分钟，索性停下作业，安安心心地看窗外，等千禧年。不对，刚才脑子叫题目给做傻了，秦蓝的情绪反常，一定和北桥有关，应该替他说几句好话。唉，糊涂呀。

应该许个愿吧，否则就太对不起这千年一遇了。祝什么呢，考上名牌大学，太自私了吧，许的愿应该规模宏大一点，最不济也该是以全市人民打头的，并且应该和自己有些关系的，最好是有希望的，现在最反对的是什么？是教育，“愿所有孩子都能自由自在地讲真话，自由地选择真正需要的、想学的东西，没有指责，没有限制，像呼吸一样，自由地说吧，做吧（不能违法的）。”

千禧年过后就是马不停蹄的寒假了，而睡饱了，吃足了就是新学期了。

一开始，照例是校长同志一番好好学习的殷殷鼓励。

和校长的秃发一样明显的是，不少同学开始铆着一股子劲了，因为已是高二下学期了，可是我越铆就越没劲，还是好像死鱼一条，在原来的排名上不上不下，不死不活，许老师对我的评语是：“有上进的愿望与方向，但恒心不够。”她如何看出来的，不明白也不想明白，只是想她恰恰说反了，实在不明白，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快，幸亏我们还有日历，可以直观地看见日子就这么流过。等到以后，不，就现在已后悔莫及，2000年的1月和2月都这么过了，离我送秦蓝上飞机也已经有了一个半月了，想来她在那里应该比这里好吧。撕下的日历纸积下来已经有厚厚的一叠了，不过和我们这个月做的考卷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，这其中





有没有函数关系呢？是不是这么一个函数—— $y = xk$ （ $y$ 表示试卷的数量， $x$ 表示时间天数， $k$ 是一个大于1的常数）（ $k$ 是 $x$ 的指数，电脑无法表达）这样的日子到底带给我什么？这样的卷子又留给我们什么？我们活着又为了什么？一个个问号把我埋在思考里，无法呼吸。在高一，我还大声疾呼大力声讨过，好歹还希望政府能平反昭雪，可如今只有麻木地接受它了，这种心态就好像一个被中级法院判了死刑的人，不服，最后在最高法院的同样判决下死心。剃了光头，吃完最后一餐被拖出去还不都和死猪一样，我们也认了这命，这前仆后继继续往开来争先恐后的命。

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，“大师”和北桥比我明白得早，也领会得更为深刻。

上述两位再加“高手”和我是哥们儿，从高一军训就开始的死党。大师学习好，而且平时总喜欢思考那些哲学问题，所以把自己弄得特玄乎。高手是我们中的网上高手。也是从小伴随着苹果机，286，386等一路茁壮成长兼自我培养的一流高手，除了大师，咱几个成绩都不太好，高手还有几次差点大考失手，幸得有大师一路护送，方才小命有保。北桥后来是和我分一寝室的，特爱诗歌，晚上谄起文学来，把老鼠也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而且它们特有良心，吃东西都吃邻室的，晚上准时回来听讲座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说到当年往事，大脑里有些东西开始蠢蠢欲动了。索性大家一块儿回忆吧，把那从前的陈年旧事都捞回来，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晒晒，否则时间长了容易发霉。

……贝克特，爱尔兰著名剧作家，小说家，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，代表作《等待戈多》，剧情为两个流浪者

在乡间的土地上，边聊天边等一个叫戈多的人，谁是戈多，为什么要等都还没有交代，此剧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……

开始我们四个坚持一个窝，后来，检查卫生的老师说这实在不像样，再下去野草都要生出来了，宿管组的老师则担心我们脚下她头上的地板会掉下来，所以就和美国司法局拆“微软”那样把咱一伙人给活生生分开了。高手他们分在楼下离我们最偏远的一屋子，虽然分得天南地北的，但咱交情还在，晚上没事经常能听到遥相呼应的歌声，一南一北真是好听。那个时候寝室还是我们的山头，可是现在呢？晚上爬起来小便总能被厕所里捧着书的用功人士吓着，到了考试更是不得了，一灭灯，至少二分之一的人囤积在惟一有灯的厕所，有时讨论题目，有时各自“生产”，热闹的时候人声鼎沸，把那对面的我和北桥熏得不行。还有一半的人当然也没闲着，在被窝里偷偷打手电，而且这手电的电池还得随身携带着，因为消费很快，所以物质生产势必跟不上消费的速度，于是电池就变得十分紧缺。难免有小人打别人电池的主意。三天两头，有人喊丢电池。所以考试期间，千万别和住宿的男生提电池，上回有个初中的小男生不知道这规矩，刚一开口，回去的时候愣是多了两个包，头上。

从前的我还没有现在这样清醒的认识，还醉生梦死着呢（现在也差不多）。那清醒的认识就是：“经过事实无数次的证明，我终于发现我根本就不是那从小希望的超人，小时候容易把偶像和幻想当作自己。在物理方面，我被证明基本是中下等的水平及潜力，化学方面探明的存储量也和咱国家男足在世界上排名基本类似。数学方面更是惨不





忍睹，不提也罢。所以我最终不得不和克林顿那样在事实面前收回自己的自欺欺人。现实就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的一道数学题，同桌嗤之以鼻说，不动脑子光用屁眼也可以算出来，果然看了题目后立马报答案，我还缠着他再演示一回，他就把这题原籍哪本书，丝毫不差一五一十地说上来。噢，这个就是屁眼算法，我恍然大悟，而且这还不算顶尖人物，公认顶尖的人物在墙角，平时挺萎靡不振的一个人，但一拿到题目马上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把几个出版社的出版情况摸得和熟鸡蛋那样熟。你报个书名，他立刻报书价、封面、出版社，所以对这类人来说每次考试只是重做一遍题目而已。遇到这种养由基、卖油翁似的神乎其技，还和这种人竞争啥呢？不过幸好，我还有最后三分的“自留地”——文学，这也是我平时的最大安慰，可就是这最后的安慰，考试也从没考过80分。

不过也好，有人说：“学会放弃，才算真正地成长。”那好，我现在算是迈出告别幼稚的第一步，认清局势。

这个星期，居然还是我们值勤，学校真是多此一举，我们老大哥还值勤，就站那儿，有人敢违反规定吗？偏要戴个红套套，也不管戴的人乐意不乐意，而且还有一次，有一小同学，挺老实的一个人，原来含痰欲吐的模样，但看我戴着红套套从身边经过，硬生生地把那玩意儿给咽回去了。还真难为他了，以后我再看见他有这样的正当要求，我一定主动把那套套给解下来。这不是玩忽职守，而是人不人道的问题。

北桥站在操场上倒还有几分玉树临风的样子，周围有几个小女生假装有事在他身边来回走动。我老远就喊过去：



“哎，注意生活作风问题。”他笑笑，喊回来：“革命同志意志坚定。”中午居然让我和大师两个巡逻食堂，“食堂需要巡逻？”我当时就质疑咱班长，一女同志。她无可奈何：“学校规定。”“我这模样，在这里转，别人还有食欲？”“要不，你背过脸去。”咱女同志也幽默一回。我们在食堂自由晃荡任意东西，就是不让吃饭。

可是第二天，仍然是咱两个锻炼肠胃功能，我冒火了：“别人岗位轮着换，就数我们熬，天天不吃饭？”班长手一摊：“难道你让我们女生挨饿？”这意思就是你们男生不吃亏，谁吃啊？大师及时劝我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还真算了，再怎么着，咱还是大老爷们，不多担待些，指望谁呀？

……

当初我和北桥刚分一起的时候，老师他们打的主意就是要吵要乱，就合一堆去自生自灭吧。反正也物以类聚，只要别闹得太凶就行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我们的确没辜负老师们的殷切希望，除了把门踢得锁和门框的锁眼对不上之外的确没做啥惊天动地的事，反正咱寝室也没啥值钱的，顶多也就两个热水瓶，几个灯泡。而且这里还是其他男生的禁区，谁乐意没事往厕所对面跑啊？不过我们倒还既来之则安之，对住宿条件从来不挑三捡四的，组织分配啥，咱不和组织讨价还价。也乐得没人打扰，有时我还自弹自唱，和北桥的脚盆伴奏，高歌了几回，楼下的老师不能坐视不理了，上来提意见：“你每回一唱歌，我的电视信号就不正常，尤其是你的高音，整个声音画面都没了。”我奇怪了，你哪里买的找哪里去呀，而且她的电视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信号从来没有正常过。不过咱不能当面和她这么

你不说谎？！

